

烏雲真濟，共沉沉的天粘牢咧，干焦看見一陣一陣的烏鴉
真懶真無力的款，對遠遠的天邊飛過，暗暗的玻璃窗外，排著四、五機真懸的榕
仔，佇半空中亂舞，

同時發出真驚人的聲勢，像憤怒的海湧全款來大聲喝，共一座舊的木造的厝幌
kah

微微振動起來，這正是十二月二七號黃昏的時有一个警察官僚派出所內底的光
景。

巡查：「喂！你辦幾項菜來。今仔日下暗真冷，我欲淋寡酒」伊坐佇火爐邊，那
食薰那佢 in 某講

某：「淋酒嘛？無啥物好食的物件呢。」

巡查：「共人送來的做幾碗來食著有夠啊」

某：「遐嘛無濟，只有一寡罐頭——松茸、螺仔肉佢二十幾隻雞爾。這馬雞嘛袂
赴煮啊」

巡查：「那按呢罐頭嘛好，你緊煮來！」

無佱久，in 某果然捧出幾項菜

巡查：「這是啥物酒？白鹿嗎？」

某：「阮有的攏總是白鹿，干焦有兩罐玫瑰露，是牛車人柯豬屎送來的」

巡查：「柯的干焦有玫瑰露嗎？猶閣有其他的無？」

某：「猶閣有四隻細細隻的雞」

巡查：「這兩項物件，毋值三四箍，哼！這箍精牲，便宜著伊，頂擺坐牛車予我看
著

按法辦伊，伊至少嘛愛予搨規个嘴頓，閣再罰金兩箍，別的攏勿講一頓拍著會當
拄三四箍矣。」

某：「台灣人知影啥物？不過是因為佇咱的管區內，閣有交插

不得不清彩應付。依我想不如莫做人情，予伊一頓粗飽，顛倒感覺快活，嘛會當
展咱的威風！」

巡查：「毋通！毋通！這馬的台灣人，不比以早遐爾好拍矣，咱做一个人情：

第一咱有利益，第二 in 歡喜，而且風聲嘛袂傳出去真正是一兼二顧摸蚶仔兼洗
褲閣加好嘛無」

某：「啊啊！你講的有理，毋過收這項物，不如現金閣加好！」

巡查：「正是，真奇怪！到今仔日現金猶收袂著六七十箍我驚是庄腳人毋知影咱
的歲暮到矣，所以對明仔載開始，我想欲佇門口插榕仔，予 in 知影」

這時陣菜已經食了矣，酒嘛淋煞，兩人攏有淡薄仔茫，碗箸嘛毋款，干焦共桌
仔徙去邊仔，tshu 好眠床，著相攬沉沉困去啊

二八日的下晡，派出所前，果然插一對真青翠引人注意的門松，同時兩面國旗真
輕揚佇風中飛舞，分明是咧指示逐家新年到矣，所以凡是經過遮的人，攏講：「喔！
日本過年到矣，今仔日毋是二九著是三十。In 無貼春聯，偏偏插門松，到底是啥
物意思？而且門頂嘛掛一條草索仔，佇咱遮攏講是歹吉兆，風俗真無相全咧。」

果然不出一个巡查所料，自伊插門松以來，逐工攏有十規个人來送禮物，跋筊的，保正，有錢人，來來去去，非常鬧熱！嘛是伊的運氣太好，大部分攏是照伊的心願提現金來，有的兩箍，有的四箍，八箍，十箍不等。到三十 mī，攏總收兩百規箍，伊笑笑對 in 某講：「我的計策大成功矣！」

In 某嘛開嘴微微仔笑，用真得意驕驕的聲調講：遮的現金，你欲按怎處理咧？敢會當予我做一軀新衫？我所有的規 niann 衫，攏舊甲袂見人，佇庄腳嘛無感覺啥，一入去都市我著感覺真見笑唷！」一个巡查搖搖頭閣講：「萬萬袂當，咱到遮是千載難逢。警界啥無佇暗中變跤手？趁一个機會，咱無緊加儉寡錢，干焦靠這死懨懨的薪水生活，咱何苦來台灣做官吏？所以我欲共遮的錢有一寡寄合作社，一寡寄銀行、郵局，假使以後有啥物事故發生，嘛甲袂牛跤趕出來。按怎你欲做衫的代誌，閣再等二個月，我著做一領上好予你。」

In 某聽到遮，現出毋相信的表情講：「噯哟！你勿講白賊，二個月後我是眠夢嘛想袂到」

巡查講：「哼！你真毋捌代誌，二個月後，我閣有一條大收入呢。」

這時巡查露出真得意而驕傲的態度，對著 in 某恥笑。

In 某抑是半信半疑講：「你請講予我聽！我真正毋信有按呢一回事。」

巡查就開始呵咾家已有佻爾巧，指著 in 某的腹肚講：「你看覓家己的腹肚著知影。」

In 某果然砧頭落來，看覓家己的腹肚，袂堪得好笑講：「我的腹肚按怎？敢講會生金嗎？」

「你的腹肚是妊娠八個月矣，閣二個月著欲生囡，彼陣無論查埔抑是查某，只要是管區內的人一定攏會來 xx，一定會袂比這改收入較少呢。」

In 某連連砧頭：「噯哟，原來是按呢！阮查某人，真正是無 x，顛倒是恁查埔囡見人濟見事濟！好矣，一件代誌勿閣講矣！時刻嘛無早矣，阮那參詳明仔再欲請規个人客，欲辦規塊桌，欲煮啥物菜？」

In 翁想想咧講：「不過十規个人-----保正六个人，地方有力者六七人，其他的勿，酒菜干焦人送來的著足有夠啊」

「啊啊！既然是遐爾簡單，若咱好歇睏矣」

一暝無話到天光，正是正月初一，in 翁仔某兩個，睏到八點才起床，in 某就趕緊傳菜，一邊叫小使（工友）去請人客來，到十一點，菜攏辦好矣，人客嘛攏總到齊矣。眾人隨个隨个行到門外，著共帽仔褪落來，滿面笑容，向巡查行一个大禮然後講：「巡查大人恭喜恭喜！」

伊嘛發揮平民的態度，笑微微招待 in 入去，in 一看見 in 某，又閣行一个大禮，講：「夫人！恭喜、恭喜！真勞力你，承擔不袂起！」

「夫人」嘛就回規个禮，招呼 in 坐落來，in 相挨推，結果是予巡查坐大位，巡查埔第二席，閣來就是二个「夫人」，到第五位他們又閣開始相挨推，有的講你坐好，有的說伊坐好，甚至有人請一个佇派出所做密偵的賴桑，佻一个做小使的來坐，但這二人佇這時陣偏偏欲照規矩，客氣話講規晡，予聯合會長坐落來，其他的著清彩坐，這陣酒席才杳杳仔咁起來。到半茫的時，遮的人客隨个隨个攏

倚起共巡查、夫人敬酒，這是應酬的禮數。一直鬧到下晡三四點，逐个攞吃食甲滿面全紅，搖搖幌幌轉去矣。聽講這席酒攞總費開無十五箍，若按呢伊毋是現趁二百外箍嗎嘛？

時間過真緊，一工過一工，tsit-bāk-nih-á 已經是二月初一日矣。巡查的老婆生一个查埔男子，in 翁某真歡喜，因為「丁有財猶有」，這是眾人欣羨的目標，嘛是百姓咒讖的原因。到初二，滿庄的百姓攞佇咧講派出所大人生一个後生，聽講初六欲請逐家去淋酒，做官的遮爾好禮，真是罕見，常聽人講什麼啥物內臺人（內地人恰臺灣人，著是日本人恰臺灣人）和好，大概是按呢的做法吧。干焦有一个人帶受氣講：

「你這陣槌仔佇咧烏白講啥？你敢知影做官的酒，是無白食的嘛？請你食酒你就要有打算，虎哪有盹龜的？」

吵甲欲反過去，拄好一个知影代誌的人，對遐經過，看著 in 冤甲就講規句話共 in 提醒。In 才願意轉去。

原來這巡查生後生的彼工，春風滿面，共保甲書記講，小使講，又閣對密偵講，最後伊才向巡查補參詳趁錢的方法，巡查補聽著這句話，這時 phôo-lân-pha 講：

「恭喜恭喜」

伊繼落閣講：「我即時命書記寫批通知保正好無？」

巡查：「通知 in 敢好？」

巡補：「袂矣！in 時行向我問這個消息，一定是替你很歡喜。」

巡查：「通知 in 了後，in 會按怎？」

巡補：「in 會來祝福，你就要放帖仔請 in。」

巡查：「這馬猶無帖仔，等買轉來才分。」

巡補：「勿等！先通知保正，若有人提禮物來，再送帖仔去，就會當矣。」

巡查頭敲敲，略仔想想咧講：

「按呢做，敢無歹意嗎？」

巡補心內想阮某過一站仔嘛欲生团，伊這件代誌若做袂成，我日後的代誌就閣加做袂到矣。想到遮，伊用很堅決的態度應講：

「確是袂歹勢，照本島人的慣勢，滿月，四箍月，度啐攞愛慶祝的。」

巡查本來是欲試這個巡補的意思，這馬聽伊講到遐爾澈底，知影伊嘛是家己人，不如趁這個名正言順的時機，下膽落去做，無欲等待何時？伊著講：

「若無，你去命令書記發通知書！」

巡補趕快行入去聯合事務所（警察恰保甲共同使用的事務所），就共拄才所講的，向書記吩咐，書記一點仔著無躊躇提出六張紙，擲筆寫講：

「巡查大人的夫人，昨暗出丁，欲請你佇六號中晝來淋喜酒，特別通知。」

○○保正殿」

伊寫了通知書就大聲喝：

「小使，你共這規張批緊送予各保的保正。」

小使欲動身的時，巡補閣叫伊來吩咐規句。原來這個小使嘛是真𠢕

扶的人，伊早著知影這的差教的使命，所以共這個消息，一路宣傳落去，到保正厝內，伊著大聲喝講：

「保正！我共你送批來呢。」

保正問：「你是為衙門來的嗎？請坐！」

保正奉茶敬薰，然後拆批來觀，大約經過五分鐘，伊抑是姍姍捏著那張批，楞楞佇咧觀，一句話攏毋講，小使等袂牢講：

「我閣愛跑為別位去，巡補大人閣吩咐你愛通知甲長、有利人士，你趕快辦就是，我欲走矣。」

這時保正喙內雖然答應，心內實在無歡喜，等到小使走真遠，看四界無人，才罵出聲：「無恥的跤數，拄生後生，就來討喜，算起來代誌抑閣濟咧。滿月、四籊月、度晬。唉！臺灣人該慘！」

伊一面按呢講，一面走從通知逐家。無倂久，通保內四界攏佇咧流傳這件笑談。

一直到初五暗時，巡查閣佇火爐邊算伊的收入，伊算來算去，無超過一百五十籊，伊摸摸頭殼，輕輕講：

「這著奇怪矣！為啥物這擺顛倒遐爾少呢？」

伊提出一本筆記簿仔，共人數點點咧，伊雄雄笑起來，干焦佇咧表示猶有增加收入的餘地。雄雄閣觀伊伸手向桌仔頂抽出一疊的帖仔，大約有五六張，伊一睷仔寫三四十張，然後共筆囡咧，觀錶子，已經十一點半，伊敢若有淡薄仔愛睷的款，哈肺，共跤手伸直直，倒落去睷矣。

一工四界罩霧，庄內的狗佇咧吹狗螺，雞嘛佇咧喔喔叫，路上無半个人，冷風吹過，一粒粒的露水，為懸懸的竹葉頂滴落來。這是初六透早六點倂一个庄頭的景色。巡查因為有代誌掛心，昨暗總袂當睷好，今仔日嘛真早著醒矣，佇被內底拍算今仔日欲辦的代誌，伊聽著時鐘損六下，雄雄共被掀開坐起來，掇目睷，提出昨暗寫的帖仔，閣看一遍，然後才去漚喙、洗面，食過早頓。伊大聲喝：

「小使！你把這寡帖仔送予遮的人，順繼講中晝愛來淋酒。這馬已經無早矣。緊去緊轉來！」

小使無等伊講繼，走若飛。不倂久，這個巡查當佇公衙內底辦事，就看著密偵擔著規張桌仔倂一大領布篷，怱怱喘的放佇衙門前講：

「巡查大人啊！這馬幾點矣？我驚你交代我的代誌，辦袂好，昨暗反來反去，袂放心睷，今仔日透早五點我就去擗葉大鼻、陳闊喙的門，他們起頭毋開門，我講是派出所大人欲向你借桌仔，in 才走出來開。著按呢我連鬧規戶，才借出五張桌仔來，遮的桌仔你看好無？」

巡查笑哈哈的講：「真好真好！但是遐爾早就去共人齷嘈，恐驚人無歡喜呢？」

密偵說：「無論啥物代誌，若有你的命令，我驚 in 啥？敢講你做官的人顛倒驚伊嗎？」

巡查點頭講：「你緊排桌椅，掛布篷，這馬已經十點矣。」

密偵開始動工，無倂久，會場的設備攏好矣。人客嘛漸漸到矣。彼个密偵著

看來賓講：

「啊啊！恁內底，我逐家攏熟似，我捌佢巡查大人食過恁請的酒。」

伊講講閣幹頭向巡查講：

「巡查大人啊！你真厲害！你彼个囡仔一定真好，哪會毋予阮看覓？」

巡查：「今仔日才六工，毋好出來，我帶佢去看覓就是。」

密偵：「噯唷！是一位真將才的查埔囡，後日大漢起來，會做大官發大財。」

巡查：「哈哈！希望做一个縣長。」

密偵：「做縣長賺真濟錢嗎？」

巡查：「真濟！干焦算薪水一冬就有一萬左右，何況其他的！……。」

密偵：「若按呢，你哪會毋去做縣長？」

巡查：「彼愛真有學問的人才會做的，我若經歷久矣，有做大官的人舉荐我，要做彼个郡守、警察課長，彼是真簡單的，佇臺灣像按呢的人真濟。」

這陣，小使來催欲開桌，人客攏總來有四五十人矣，桌仔只有四張，自然誠狹，有坐十二个人的，十一个的，你推我讓，拄坐穩矣。抵好郡役所有二个長官來，保正 in 較捌代誌，早著倚起來，其他的百姓，攏毋知厲害，只管坐咧。干焦看平常時上勢做威做福的巡查大人，竟然倚直直佇長官的頭前，一點仔嘛毋敢振動，面頂一陣青一陣紅，毋知影甲郡長官咧講啥。彼个長官目睷瞪大蕊向眾人看看了後，幹向伊講規句，伊的臉皮隨漲起，出現一種極真無自然的笑容，口中毋知咧講啥，連彼个長官攏聽無啥有，尾仔，敢若有淡薄仔了解的款，才轉去衙內底，坐正正佇正中的椅仔頂。這陣的巡查大人，伊平常時對待百姓的彼種威嚴毋知走去佢，只是真恭敬的對彼个長官獻茶進薰，看伊的一舉一動，真正是一个好人物，這位長官，毋知是不是在眾人的眼前欲施展伊的威風，看伊的態度，顛倒感覺比以早閣較嚴，按呢的光景大約經過二十分鐘久，伊才戴金線的帽子，拖閃光的長刀，一步一步行出去矣。巡查一直送伊到規十步外，才幹轉來，一見著眾人，面頂閣紅起來，眾人攏戇戇咧看伊，無精打采叫眾人坐落來，這場的宴客好無容易才開始。你一杯，我一杯，眾人攏咁真歡喜，有講有笑，只有巡查自頭至尾攏真失志的款，眾人看這個範勢，嘛毋敢傷放蕩，緊食食咧告辭離開。其中有一个陳哮雞上愛管閒仔事，一轉到厝，就佢 in 某講：

「今仔日這兩箍了了有價值矣，干焦看這齣戲，心頭已經輕鬆真濟！…」

伊就共進前的光景、斟酌講甲喙角全波，真爽快！落尾，閣講：

「伊臉紅耳燒流清汗的時，一定是予彼の長官罵的，恐驚日後嘛難無代誌」
In 某聽到遮繼落講：

「頭犯（斬首犯），伊敢按呢亂做，真正應該食一百擺屎，無叫伊跋落屎畚仔，伊佢位會驚死呢？連咱並無做過啥物甲長、壯丁，伊嘛敢發帖仔來，予咱白白開兩箍！毋是愛減六七工的糧食嗎？哟！講起來這款做官人真正無天理啊！」

陳哮雞繼落去閣講：

「這個人，聽講真凍霜，若是兩箍銀無願意了，伊就隨時報復你，我聽過人講：通管內牽牛車的人，佇過日本過年的時，無一个無來烏西伊，阮庄內有一二

个人真散赤做袂到，伊就處處恰伊作對。伊接到帖仔，嘛看破向人借二箍去巴結、巴結，無大難就欲臨頭。」

In 某真驚惶的面應講：

「這是啥物意思，敢講牽牛車的無巴結伊，就有啥物毋好？」

陳哮雞應講：「哼！恁查某人，真毋捌代誌，比喻今仔日若落雨，伊就假講道路損壞的名義，禁止牛車通行四五工，六七工，攏是無底告訴的，你想 in 一日毋趁錢，就艱苦過日，在伊是佬硬骨，啥會當免佇伊的面前叩頭呢？」

In 某聽完這段話，咬牙齒筋講：「短命頭，真正會轉變。」

伊拄才講到遮，拄好伊的囡仔佇外口吼，伊幹對門外去矣。

初十，庄內早就有人講巡查欲調職矣，巡查欲轉動矣。好事的人就講：

「若會遐爾緊，啊啊！伊真好運，拄過年，生後生，拄才鬧熱過閣欲調動，一時仔閣有錢會當趁矣。」

有人閣講：「你講毋著矣！伊誠是歹運，伊閣再蹓一冬，上少嘛加趁六百箍。」

正當講甲誠歡喜的時，忽然看見彼个密偵遠遠𤆬巡查行來，原來他 in 是拄才去保正遐相辭轉來的，逐家看 in 去有半里外，對背後指著彼个密偵講：

「巡查調動的時，賴某這個做小使的，一定愛頭一个煩惱，以後人若有再請派出所官吏的酒，in 的財路就斷矣。」

十一號，保正 in 就集合佇衙門內共伊開送別會，伊著欲起行的時，猶有一隊壯丁，正正倚佇衙門口，對著伊行禮，這嘛算是庄內毋捌有的新例。聽講這種佈置，就是巡補大人發明的，有人講這種新發明，是代先埋伏伊家己日後調動的路線。看巡查恰規車行李去了真遠，路上的人，才吐一个大氣講：

「啊啊！伊發財財矣！伊發財矣！……」